第 一 章

在革命斗争中成长

苦难的童年

王尚荣原名王尚寅，1915 年 5 月 28 日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下属父子岗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历代忠厚传世，务农为业。他祖父在世时，家有六口人，家境贫困，难以糊口，祖母于 1900 年去世。当时，大伯只有十六岁，二伯十二岁，父亲不满八岁，姑姑才六岁，生活上给他祖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无力维持家计的情况下，父辈们各奔东西，四处谋生。大伯流落江湖，病死在外。二伯去吴田庙吴家放牛度日，以后到河口村入赘赵家种田，一生勤劳，1944 年病故。姑姑被人收做童养媳。父亲光尧被舅祖父刘焕章接去抚养，读了两年书后一直在刘家放牛种田。1911 年他父亲十九岁时到调关镇李昌玉茶馆帮工，做挑水、烧炉子等杂活。从此，定居在调关镇，并与母亲傅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结婚成家。

父辈们分离后，祖父搬到调关镇附近的罗家糟房靠卖小酒营生，在小酒店里度过了艰苦的晚年，1930年病逝。

在王尚荣出生前，他母亲曾生有两个儿子，都因家境困厄，无力抚养而夭折了。可怜的父母怀着无限悲伤和痛苦，为了养活尚荣这个唯一的儿子，拼命地地干活挣钱，不辞劳苦。母亲除精心抚育尚荣外，还勉强为许鼎丰杂货店老板的小儿子当奶妈，一乳双哺；他父亲也辞去只有微薄收入的茶馆帮工，下湖挑鱼卖,起五更,睡半夜,风里来,雨里去,艰难地为贫寒的家庭多添点收入。1921年当王尚荣刚六岁的时候，免费进了傅显庭私塾。三年后又进了当地的国民小学学习，深受先生的赏识和厚爱，学业大有长进。他父亲苦作经营，以后由鱼贩子发展成了一个鱼行经纪，家里也陆续添了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王尚荣在小学结业后，由于家口增多家境不宽裕，而无力升学，1928年下半年到湖南华容县城张怡兴锅瓷店当了学徒。

王尚荣的幼年，正值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变革时代。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相继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第一次大革命和第二次大革命蓬勃兴起中

的石首，位于长江之滨，东扼武汉，西接巴蜀，南贯洞庭，北抵荆襄，由于它地处要冲，自然而然成了两次大革命十分活跃的地区。第一次大革命时，石首和临近县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即有很大发展，建立了工会、农民协会和工人自卫武装，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推翻反动政权，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广大工农群众已经抬起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确定了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在周逸群、贺龙、段德昌等领导和指挥下，继沔阳、监利于1927年9月首先秋收起义后，石首、华容、荆门、枣阳、天门、汉川等县也举行了暴动，组织起了多支工农武装。几经曲折，到1930年这些工农武装已发展成为红四军、红六军并建立了洪湖、湘西等几块根据地。

1930年10月22日，红六军攻占了华容县城。在红军凯旋返回调关时，十五岁的王尚荣一见这么多红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非常兴奋，便随同红军中的熟人回到了调关。回家后，经当时调关工会主席李华庭批准参加了工会，并由工会安排他到镇上邓隆兴杂货店当了学徒。这个店的老板对工人非常苛刻，只管吃饭，不给工钱，王尚荣辛劳一天，夜间与同店伙计们睡在店里的草纸堆上，一遇连阴天，寒气刺骨，由于缺衣

少盖，往往彻夜不能入眠。前后两年的学徒生活，使他经历了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苦楚，萌发了追求革命、追求光明的欲望。王尚荣加入了调关工会后，编在童子团组织里，他们的日常活动主要是白天站岗，晚上放流动哨，查询可疑的人，同时兼做放足、剪辫子等宣传动员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热情，很快加入了共青团。以后，他经常被湘鄂西政府（当时住在调关）的秘书，安排到办公室去帮助整理材料抄写文件，干些文书类的工作。也就在此期间，他开始接受革命理论的熏陶，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激起了对中国共产党以及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这些领袖人物的敬佩，从而为他投身红军打下了基础。

1931 年 3 月 1 日，国民党徐源泉第十军，开始了对洪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攻占了调关。王尚荣便随湘鄂西政府转到桃花山，坚持了半年游击战争，这使他学到了不少与敌军斗争的知识，也磨炼了他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这时，他是多么想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拿起枪去打敌人呀！9 月间，敌军逐步合围挑花山，湘鄂西政府和部分群众，在桃花山游击队的掩护下渡过长江，撤到了江北潜江一带。在潜江，王尚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参加了段德昌的红九师二十五团当战士。不久，由连指导员刘世荣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担任文书、青年干事等工作。

1931 年 10 月上旬，为了打击敌人，争取恢复江南

根据地，红九师的二十五团又渡江进入了桃花山。21日拂晓以突然的动作袭歼了九佛岗之敌，又乘势击溃了石华堰、毛家巷之敌，23日又在烟墩、大王厂、三部堰等地，向正抢谷屠杀群众的敌第十九师进攻，但未能将敌歼灭，二十五团因伤亡过大，又撤返江北。北撤前，二十五团从全团抽调80几名骨干，其中包括王尚荣，组成游击队继续坚持桃花山的对敌斗争。

1932年8月，由于夏曦推行错误的左倾路线，洪湖苏区反“围剿”归于失败。红三军（由红四军、红六军组成的红二军团改编）由贺龙、关向应带领北渡汉水，转入外线作战，去开辟新根据地。同时决定成立襄北独立团，由几支游击队，其中包括由江南返回江北的王尚荣所在的游击队编成，团长是贺炳炎，政委是宋盘铭。王尚荣在襄北独立团任文书。11月，襄北独立团到鄂豫边与红三军主力会合。襄北独立团与红九师二十五团合编为红八师，王尚荣在红八师二十二团任文书。

“红军就是我的家”

担任红三军政委并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从1932年5月、10月至1933年的3月，在红军处境极其严重的流动游击情况下，连续进行了三次错误的肃反运动，将革命队伍中那些对“左倾”不满的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志，或者是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的同志，都视为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而诬为所谓“改组派”。他们采取严刑拷打和“逼供信”的方法，先后将湘鄂西苏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万涛、孙德清、周小康、柳克明、段玉林、唐赤英、王一鸣等用刀砍、活埋、水淹、枪毙等酷刑杀害。并于 1932 年底在红三军开始清党，重新审查登记党员，把肃反扩大化推向了所有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在鹤峰的走马坪，年仅十八岁的王尚荣也被诬蔑为“改组派”，把他铐了起来。刑讯人员百般折磨他，但他对党的热爱不改初衷，横下一条心，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绝不向威逼低头。他受尽了凌辱和苦刑，以后就让他抬担架，抬九师政委陈培英行军。王尚荣个子长得很高，但身体弱得很，没有力气，担架抬不动，一次把陈培英从担架上摔下来。当时，陈培英对王尚荣又打又骂，要枪毙他，差一点被杀了，最后把他赶出了红军。王尚荣露宿荒野，哭了一夜。第二天又自动回到了部队。他哭诉着说：“参加了革命，红军就是我的家，我不怕打，不怕杀，只要不让我离开红军这个家。”他对党，对红军的纯挚情怀，感动了不少人，最终他又被留了下来，关在红三军军部特务连——“改组派”连服役。贺龙、关向应发现王尚荣是红军干部的好苗苗，于 1933 年 11 月调他到红三军司令部担任参谋工作。 1934 年 4 月他又被任命为红三军司令部侦察科长。

10月 24日，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于贵州印江县的木黄。红三军恢复了二军团番号，28 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与开辟新根据地，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开始湘西攻势。王尚荣带领侦察员深入敌人统治区，到永顺一线侦察,11 月 7 日,他为部队带路袭占了永顺。11 月 13 日，敌陈渠珍部逼近永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永顺向敌示弱，诱敌尾追，寻机歼敌。王尚荣奉命带领侦察员，一方面与敌保持接触，时刻掌握敌人动向，一方面察看地形，选择有利伏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为首长提供定下歼敌决心的依据。先是选于吊井岩，后又选于颗沙，都因不宜而作罢，最后选在永顺东北一个地势较为平坦，既便于埋伏又便于攻击的山谷龙家寨，正适合首长伏击歼敌的决心要求。11 月 16 日消灭陈渠珍主力两个旅大部的龙家寨战斗的胜利，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1934 年底，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工作全面铺开后，在龙山和桑植先后组建起八个游击大队，下辖二十多个游击队，共约 600 多人。1935 年 6 月，在龙山游击队的基础上，经过整编组建了龙桑独立团。团长高利国，政委刘世荣，王尚荣任参谋长。王尚荣是在塔卧侦察与敌遭遇右腿负重伤医治痊愈后，担任这一新的职务的。

1935 年 1 月 27 日，二军团在大庸丁家溶召开党

的积极分子会议，开展对夏曦错误的批评和斗争，为许多被诬害同志昭雪，也为王尚荣平了反，恢复了他的党籍。同年夏秋，二、六军团为策应配合正在长征的中央红军在湘鄂川黔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4 月 13 日陈家河战斗，歼灭敌第一七二旅；4 月 14 日桃子溪战斗，歼灭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6 月 13 日忠堡战斗，歼灭敌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二一旅，活捉敌纵队司令张振汉；8 月 3 日板栗园战斗，歼敌第八十五师，击毙敌师长谢彬。8 月 20 日，二、六军团主力东出津市、澧州地区，相继攻占了石门、临澧、澧州、津市。在这样大发展的形势下，需要很多干部。贺龙和任弼时讨论干部如何配备时，贺龙说：二军团需要六军团多帮助一些干部，并说：配备干部时，六军团来的干部当一把手，二军团的干部当二把手。任弼时说：两个军团的干部都要关照，二军团更要大胆提拔干部。他俩共同认为：王尚荣、谭友林等一些年轻有为，对党忠诚又有文化的干部很有发展前途，此后，他们均被委以重任。

长征途中走上了师的领导岗位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湘鄂川黔新的“围剿”。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

会 11 月 4 日在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考虑到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围剿”已很少可能，遂决定突围远征，实行向湘鄂川黔外围地区的战略转移，当时计划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会议对转移行动作了具体部署。为加强主力部队，新组建了五师、十六师两个师部和五个团。五师的十五团是由龙桑独立团和龙山独立团合编而成的。团长李文清，政委陈文彪，参谋长则由王尚荣担任。

11 月 19 日，二、六军团开始了远征，五师随总指挥部突破了澧水封锁线，22 日又突破了沅江封锁线，27 日进到湘中。红军争得了在湘中休整七天的时间，并在休整期间高举抗日旗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当樊松甫、汤恩伯、李觉、陶广、郭汝栋等几个敌军纵队围拢来的时候，二、六军团撤出湘中，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行至瓦屋塘，被敌陶广纵队所阻。贺龙、任弼时为争取摆脱敌人尾追，决定六军团迅速从瓦屋塘的左侧绕到敌人的后面进攻。正面由四师十二团担任主攻，十团从右翼佯攻。担任佯攻的十团首先打响，接着十二团的阵地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可是听不到六军团那方面的动静，以后才知道他们向敌人背后迂回时走错了路。情况有了变化，十团由佯攻也转为主攻。贺龙、任弼时交换意见后，命令贺炳炎带领五师部队从右翼出击敌人，掩护四师撤出战斗。贺炳炎正带领五师向敌军冲锋时，右臂负

了重伤。十五团参谋长王尚荣也是在向敌军冲锋时，腹部负了伤，敌军一颗子弹正打在他系在腰间的两块光洋上，光洋被打穿，子弹打进了肚皮，而子弹尾巴在血肉模糊中还隐约可以摸到。小卫生员来了给他包扎，一见此情，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急得直哭。王尚荣一面劝他不要哭，一面说：你给我准备点棉球，少许碘酒就是了，你看我自己动个手术。他自己立时忍痛用钳子把子弹头拔出来，伤口流了许多鲜血，他稍加包扎，便继续指挥部队向敌军冲击。

这次战斗没有打好。二、六军团遂改道南取武阳，绕过陶广纵队，经遂宁、洪江间的竹舟渡过巫水，陆续进到江口石阡一带。部队原想争取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樊松甫、李觉、郭汝栋、陶广、郝萝龄等敌军纵队很快围拢上来，因此，二、六军团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新的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创立根据地。

1936 年 1 月 21 日，二、六军团在龙溪附近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日夜兼程,取瓮安、下牛场,直捣龙里,威逼贵阳。接着从北面绕过贵阳奔袭扎佐、修文，星夜向西急进，直取乌江岸边的鸭池河。2 月 2 日，以猛烈火力压制对岸敌军，夺取了部分船支，开始强渡。当日下午，二、六军团全部胜利地渡过了乌江。

二、六军团首先占领黔西，立即实行战略展开，第十八师在黔西方向担任钳制任务；第五师和第六师西

取大定和毕节；第四、六、十七师集中起来往东北迎击急进的新从四川调来的国民党万耀煌纵队。2月5日，五师从黔西出发，进军大定。行至黔西与大定交界的西溪河与国民党第二混合旅宋醒的部队遭遇。原来宋醒是应黔西县长林雁峰之请，帮助镇守大定的。他风闻红军已到黔西，怕被消灭，就以林雁峰给的赏钱、粮饷太少为借口，带队逃离。谁知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红军。五师前卫团十五团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团长李文清和在瓦屋塘战斗负伤后一边随队养伤一边坚持工作的参谋长王尚荣两人紧急磋商定下决心，从行进间向敌军发起猛冲夺取西溪河桥。只半小时战斗，一举击溃敌军两个营，占领了西溪河桥，当晚宿于离大定只有六十华里的甘荫棠。第二天继续前进，中午时分，在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中进了大定城。2月9日，十六师也进占了毕节。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地区英勇作战，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红军，取得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未能大量消灭敌军，各路敌军相继而至，2月14、18日，黔西、大定相继失守，失去了以黔、大、毕为基础创建新根据地的可能。2月27日，二、六军团主动退出毕节，进入黔滇交界的乌蒙山区。在险峻的乌蒙山区，红二、六军团与数十万敌军相纠缠，进行了一场高度机动灵活，边走边打，打走结合，历时一个月，转战千里的乌蒙山回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战，28 日进占盘县地区。

二、六军团到达盘县后，认为有在盘县以南兴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准备抓住这一时机，以战斗的胜利，打开新的局面，继续坚持江南斗争。此时王尚荣升任五师参谋长。在盘县时收到当时任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发来的电报，建议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二、六军团决定渡江北上。计划经普渡河，在元谋渡江，沿华坪、永北北进。4 月 6 日，红军攻占寻甸，8 日抢占了普渡河铁索桥，出敌不意地深入滇中，使云南军阀龙云大为恐慌，他急令张冲率昆明守军倾巢出动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岸防堵，又令孙渡以其第七旅从寻甸、羊街追击红军，同时孙渡亲率第一旅、第三旅从嵩明直插款庄地区与张冲相配合，企图纠缠红军于普渡河东岸待樊松甫、李觉、郭汝栋几个纵队赶到后，将二、六军团歼灭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在形势已经发生了不利于二、六军团在元谋渡江北上的情况下，贺龙、任弼时当机立断，决定放弃从元谋渡江的计划，改由滇西金沙江上游渡江。4月 9 日凌晨,命令第六师返回相距五十里的六甲，坚决阻住滇军第七旅的追击，掩护整个部队行动。

六师与滇军第七旅在六甲，发生遭遇战。上午几番冲杀，下午战斗益趋激烈。敌人机群突然飞来，向红军轰炸扫射。敌军趁势向六师发动全力进攻。在

这紧要关头，新任五师参谋长腹部伤口已经痊愈的王尚荣奉贺龙之命，带领五师部队前来增援。一到阵前，经请示六师师长郭鹏、政委廖汉生后，他不顾敌机的扫射轰炸，果敢地率领五师部队从左翼向敌人迂回，突然发起攻击。敌军乱了阵脚，全线向后撤退。六甲阻击战的胜利为实施由滇西金沙江上游渡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 月 10 日凌晨，二、六军团开始了佯攻昆明的行动。部队急行军。掉头南下，直奔昆明，11 日夜，红军攻占距昆明四十多里的富民城。正当滇军主力慌忙地从普渡河回救昆明时，二、六军团又突然向滇西挺进，兵分两路日夜兼程，左路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祥云、宾川；右路六军团也连占盐兴、牟定、姚安、盐丰，两军团于 4 月 20 日在宾川会合后，23 日续占鹤庆，24 日到丽江，25 日到石鼓。经过两个昼夜，红军由石鼓、巨甸两处，从容地渡过了天险金沙江。

过了金沙江后北进，首先翻越玉龙大雪山。雪山很高，山势陡峭，一步走不稳滑下去，就再没办法爬上来。越往上走，空气也越发稀薄，胸口上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透不过气来，走几步就得喘半天。山上积雪，冻在一起足有两尺多厚。战士们穿的草鞋，早就被雪水浸透了，脚指冻得麻木，有的被冰碴刺的流着鲜血。五师在翻越这座雪山时，王尚荣在队前队后来回照应着，“同志们再坚持一会，下了雪山就是胜利！

在这里说什么也不能停呀！”突然一个同志栽倒在地，王尚荣忙跑到他的身旁，一看原来是十五团三连的龙山籍的老崔，他急忙把他抱在自己怀里，摇晃着他的头，嘴里不停地喊：“老崔，老崔，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只见老崔头上的虚汗直往下流，大概是年大体弱虚脱了。他把老崔抱紧，用自己的体温暖和老崔的身躯，老崔终于清醒过来了，一看见王尚荣，禁不住地流下了感激的热泪，紧握住王尚荣的手说：“王参谋长你又为我操心了，不要紧，我能走。”王尚荣把他的两支手架在自己的肩上，慢慢地把他扶起来，看他再往前走实在没有劲了，于是把老崔扶上自己的马，让他骑着下了山。以后，红二、六军团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艰难地在康藏高原上走了 3700 多里路，历时近两个月，7 月 2 日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

7 月 5 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组建二方面军命令，决定以二军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二方面军。并将五师编入三十二军，改为九十六师，王尚荣任师长，谭友林任政委。这时，红二、六军团领导同志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逐步了解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图谋与来由，坚决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抵制张国焘拉拢二、六军团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行径。王尚荣、谭友林和师的全体指战员，坚定地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与张国焘进行了斗争。王尚荣任师长时，年仅二十一岁。他从 1931 年参加红军算起才五年多

一点的时间，就由一名红军战士，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位高级指挥员。这五年对他来讲是不平凡的五年。这五年，他经历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武装斗争，又经历了党内军内政治的、军事的、思想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他既看到了正确路线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也看到了错误路线使革命事业招致挫折甚至失败。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认识战争、指挥战争。他在实践中增长军事、政治多方面的知识；也在实践中提高了领导工作的才干。正如贺龙、任弼时语意深长所说的：“他是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

7月初，二、四方面军按党中央要求，由甘孜出发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合。临出发前，贺龙趁便告诉王尚荣：“叫张树芝到你那里当连长去。”王尚荣说：“不能这样吧，最低限度也让张树芝当个营长吧。”贺龙说：“不行，是他自己提出要当连长的，你就让他当连长，看他当得怎么样，还要观察一下。”他俩说完，贺龙就把张树芝叫了去，对张树芝说：“你马上交待工作吧，到九十六师去，就跟王师长一路去。”张树芝原是总指挥部的警卫班长，他把工作交待后，就跟王尚荣一起上路了。王尚荣为了关照他，让他骑自己的马，张树芝执意不肯，王尚荣也没有骑马，两人一路步行一路交谈，王尚荣说：“你下到部队工作，要好好锻炼，事事留心，这次过草地，我们师的任务很重，困难

是很多的。听四方面军同志讲，上次他们过草地，粮食供给不上还有反动藏骑的袭扰，所以我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把两件事做好，一个是尽力使大家有吃的，保住生命；一个是当好全军的后卫搞好掩护，保证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的安全，想方设法把部队带出草地。”张树芝从王尚荣让马这件事认识到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从他一席谈话中，领悟出他是一位肯于用脑，工作勤恳的人。1991 年，做为已是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张树芝，时隔五十五年之久，回忆起这段往事，心情还是难以平静的。

部队一出发，就踏上了千里茫茫的草原。这里是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压低,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时而丽日当空，时而大雪纷飞。这一带的藏民，都以畜牧为主，逐水草而居，沿途很少房屋，又难遇到群众。当时正值多雨季节，草深地湿，再加上缺少粮食和御寒防雨的衣物，给红军北上增加了严重的困难。最大的困难还是缺粮。预计七、八天才可以到阿坝，但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战士们的体力受到很大的削弱，行动缓慢，结果走了十几天才到阿坝。特别是后卫部队，路边能吃的野草也被先头部队採光。为了维护大家的生命，师长王尚荣、政委谭友林极为关心，动员大家严格节约粮食，互相调剂，互相帮助，优先照顾伤病员。各个连队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定量食用，开始每天每人分到三两青稞粉子，后来连这点最

低需要也难以为继了，因饥寒疾病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为了北上抗日，有的红军战士口含野草，光荣地牺牲在草地上。中途，快到下阿坝的时候，李文清团长在左边山上行进，贺龙、关向应率领总指挥部在平地行进。团的任务是掩护总指挥部。团的后卫一营一连距总指挥部大约千米左右。这时敌人几百骑兵向总指挥部袭来。担任一营一连连长的张树芝决策果断，即刻命令全连占领阵地，一排卧倒，二排跪下，三排站起，瞄准敌人，他喊一、二、三，排子枪一起射击，打死了几个敌人，其余敌人就往回跑，张树芝又指挥部队接二连三地打了几排枪，又打死了一些敌人，直至打不到为止。王尚荣一听后面枪响，发生了战斗，就站到高处了望，一见到张树芝带着队伍归来，非常高兴。到了宿营地后，贺龙、关向应都问是你们哪个部队在左侧山上打的呀？张树芝答道是我们一连打的，我们没有机关枪，是用排枪打的。贺龙说：“你们打得好，不然敌人就危及到总指挥部了。”此后不久，张树芝升任该团一营营长。这个原来 1800 多人的团，最后走出草地时剩下不足 1000 人，就是他们这些人，在红军长征的路上，留下了最后的脚印。

9月 6 日，二方面军全部走出了草地，到达甘南的哈达铺。

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一方面军行将会师，敌人异常恐慌。蒋介石一方面以毛炳文的三十七军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